

怒放的生命

——韩慧珺的油画人生

个人简介



韩慧珺，河南大学美术系毕业，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河南省美术家协会二、三、四、五届理事，省油画艺委会副秘书长，国家一级美术师，漯河市美术家协会主席，漯河市慈善画院院长，漯河职业技术学院美术系名誉主任、教授，中国艺术研究院和河南省书画院特聘画家。作品多次入选全国美展，作品入选历届省美展，其中《陕西行》获“全国首届写生作品展”河南唯一的油画奖，《源》获“全国纪念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六十周年美展”铜奖，《劝君莫打三春鸟》入选“全国首届宣传画展”并获“河南省首届宣传画展”金奖，《走进西部》获“第三届中国油画展”铜奖，《采风》获“全国建军八十周年美展河南展区”银奖，油画《雪情》获河南省风景画作品展一等奖，《彼岸寺钟撞》入选“中国当代著名画家作品展”并被河南省美术馆收藏，4幅作品入选“法国·中国第八届文化艺术交流展”在巴黎展出，荣获“中欧文化艺术特使”称号。出版有《当代中国美学家·中原画风油画卷·韩慧珺》作品集、《韩慧珺油画作品明信片》，并有十多篇论文在多家报刊发表。

■本报记者 左素莉

油画艺术是一道耀眼的光，今年65岁的韩慧珺一直心无杂念，向光而行。她把青春绽放出的思想、中年沉淀下来的智慧和鬓发染霜时依然燃烧不息的对艺术的一腔痴情，都倾注到画布上，一幅幅唯美、内蕴丰富的油画诞生了，散发着浓郁的芬芳。

65年，素朴而又绚烂，泪滴与汗滴融在一起，心灵与世界交相辉映。65年，韩慧珺画出的最精彩的一幅油画，就是她怒放的生命。

到生活中去

从事油画创作40多年来，韩慧珺每年都要外出写生，采一滴晶莹的露珠，撷一片皎白的云影，体察花朵开出的寂寞，收集大山不改的笃定，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寻觅历史遗留下来的痕迹，观察一张张经受过生活磨难的面孔，聆听充满乡土味的质朴话语，感动于普通人身上洋溢着生生不息的进取精神……

2001年，在青藏高原，慈祥可亲的女房东沏的香香的奶茶，房东的大女儿巴西吉在土炕上吃的又厚又香的饼，女藏胞把平时不舍得吃的香油抹到泥堡上保佑亲人生病时的虔诚，画师和喇嘛创作的富丽堂皇的堆绣和唐卡，虔诚地拜塔的藏女，寺院随风飘扬的经幡和穿红色僧服的喇嘛，奇异的色彩鲜艳的房子，千年不倒的古碉，她被这一切吸引着、打动着，似乎听到了青藏高原心跳的声音，她把感动自己的风景定格在了她的画布上，这些写生作品充满着浓郁的西藏风情。

韩慧珺说，坚持写生80多年，河南每个市她都去过，也走遍了祖国名山大川，去过二十多个国家，饱尝过在风雪中冻得四肢麻木的滋味，经历过在陡峭的山上攀援的危险，还有长时间喝不上水的干渴，困在途中不能前行的焦灼，但最终都被发现了美的喜悦所替代。通过外出写生，她感到自己心胸开阔了，思维灵活了，产生了一种创作激情，萌发出一种强烈的表现欲望，使她想尽情地作画，尽情地去表现。

1998年的陕甘之行，韩慧珺的一批写生作品受到专家的一致好评，对她坚持深入生活是一个很大的鼓励。刚到陕北时，面对一片黄褐色的沟壑，她一时找不到感觉，不知从何入手，画了几张也不满意，总觉得画面空洞，没有思想和情感。她无奈停了笔，专门到村子里、到老乡家转转，和他们交谈，观察他们的生活和喜怒哀乐，加深了对这片土地的了解。对这片土地有了感情，就产生出了一种强烈的创作欲望，一气呵成画出了多幅写生作品。其中作品《陕西行》还入选全国写生作品展并获得了河南省唯一的油画作品奖。

韩慧珺认为，一个画家不能脱离生活，要经



韩慧珺油画作品《赏湖》。

本文图片由韩慧珺提供

常走出画室，感受大自然的鲜活和灵气，领略生活的丰富多彩。艺术家只有真正热爱生活，反复去体验生活、观察生活、了解生活的真谛，才能创作出生动有内涵的作品。

画心灵轨迹

韩慧珺不是孤独求索者，她深知，交流方知长短，切磋才有火花。2000年，她牵头成立了一个由本土画友组成的油画沙龙，经常一起写生，互评画作。评论其他画友的作品时，她担心自己观察不到位、评论不准确，有些风格自己不熟悉，评析国外一些画家的作品时，讲不出所以然，所以举办沙龙后，她在读专业书籍时比以前更用心了，碰到重要的地方，还专门做上记号。为了评论时讲得头头是道，她还熟记一些东西，国外画家作品的风格也比以前熟悉了。画友相聚时，担心拿不出多少新作品，或者经过画友们的评析帮助之后，自己的水平没什么提高，所以一评完自己的作品，她马上就投入创作中，几乎每个休息日都用在研修油画上。在评析画友们的作品时，她也注意学习他们的长处。平时读画册，看展览也比以前认真，总想学点什么。慢慢的，有一天，她突然感到自己创作时比以前心中有数了，速度也快了，有时来了灵感，很快就能完成一幅作品，艺术水平也有大的提高。

为了提高创作水平，韩慧珺看全国美术展览非常走心，总要分析入展的作品好在哪，题材、技法有什么特点，常常是直至闭馆才出来。

她购买了很多大展画册，订阅了《中国油画》等杂志，有空就看看。她还从电脑上下载一些美术讲座，认真聆听，对创作有很大帮助。和知名画家一起写生时，她向他们求教，请他们点评她的画作并提出建议。她经常阅读一些文学书籍，不断丰富文化修养。她热爱音乐，学过钢琴和声乐，参加国标舞大赛获过市教育系统冠军；爱好文学，有多篇散文在报刊发表；擅长摄影，摄影作品多次入选省、市展览并获奖，是省摄影家协会较早的会员，还兼任省妇女摄影家协会理事。她在不断地探索和汲取其他艺术门类的精华中丰富着自己的内心，多年的坚持学习，让韩慧珺的创作水平飞速提升。

在努力探索中，韩慧珺的作品一幅一幅地叠加着，量的积累伴随着质的变化：在省里展出了，在中国美术馆展出了，在报刊上发表了，并且收获了一些国家和省展的奖牌，出版了个人作品专辑。她有了一种沉甸甸的感慨：收获来自于耕耘。

韩慧珺的画，风景是主体，多取材于黄土高原、青藏高原、伏牛山、太行山及家乡沙澧河畔，介乎具象、意象之间，带有很强的表现成分，但不是对表现主义艺术风格的刻意追求和生硬套用，画风恰如其人，毫无虚伪矫饰。她的画，构图丰满，色彩斑斓浓重，笔刀并用，横涂竖抹，在奔放的画面上，能看到她心灵的轨迹。西方现代派绘画大师塞尚说过：“对于画家，只有色彩是真实的，它要把历史呀，心理呀，情感呀都藏在里边。”韩慧珺对此有深刻的理解，她认为，画画要画出自己的心灵和精神。韩慧珺创作的走进西部系列作品之一《安塞风景》，画面是阳光直射下的一个山坡，一条弯曲的山路带人们走进了恬静优美的黄土高原，窑洞古朴，农人在劳作，使品赏的心顿时远离都市尘嚣，画面散发黄土地深藏的生命力，让人见识了她得外柔内刚。她的作品《纳木错圣湖》，天空湛蓝、湖水湛蓝，山静默、人散淡，着力凸显了纳木错湖的神秘与纯净，也表现出了韩慧珺第一眼看到纳木错湖时心灵因被震撼而掀起的万顷波涛。

重彩绘人生

韩慧珺注定会与绘画结缘。她从小就对明艳的色彩、优美的线条、流动的光影感兴趣，拥有从生活中提炼美的能力。

上小学的时候，韩慧珺喜欢画仕女，这些仕女或花前独坐，或窗边静立，或回眸浅笑，洋溢着优

雅娴静的东方美。虽然从未学过绘画，韩慧珺却展现出极高的绘画天赋，她画的仕女图受到很多人称赞。

1969年，正在上中学的韩慧珺来到舞阳县马村乡插队，市文化馆老画家邵志成也在马村乡参加劳动。韩慧珺经常帮邵志成买面提水，邵志成非常感动，就对韩慧珺说：“我教你画画吧。”在邵志成指导下，韩慧珺画的第一幅画是一名空军飞行员。她画的空军飞行员气宇轩昂、英姿勃发，邵志成惊喜地说：“你很有绘画天分，就跟我学画画吧。”每天干完农活，邵志成就教韩慧珺写美术字，画宣传画、画英雄人物等，带领韩慧珺走进绘画的多彩世界。

1971年，韩慧珺回城工作。邵志成给她写了一封信，信中说：“你一定要坚持画下去，工作再忙也不要丢。总有一天，画笔会为你开启一个崭新天地。”每天工作之余，韩慧珺都要画上几幅画，画静物、人物和风景。

1973年，韩慧珺考入河南大学美术系。在河南大学，她系统学习了绘画技巧、绘画理论、美术史等，并在老师带领下到南阳写生。初入深山，巍巍大山、流云飞瀑给她年轻的心带来强烈的震荡，让她产生了画下来的冲动，一幅幅画仿佛不是画出来的，而是山水轻盈地落在了她的画布上，带着余温，散发着山野间甜润辛辣的气息。

毕业后，韩慧珺先后到漯河高中、市委宣传部、市文联工作。1992年，韩慧珺到漯河艺术师范工作，担任副校长。2002年，漯河艺术师范与漯河职业技术学院合并，韩慧珺担任漯河职业技术学院美术系主任。她每年都要举办教师美术作品展，而且要求必须是新作，督促老师潜心创作，提升教学水平。她还组织老师积极参加全国及省级美术作品展，职院美术系教师多次在全国及省美术作品展上获奖。她每年都亲自带学生外出写生，踏冰雪、进高原、入深山，与学生结下了深厚感情。有学生病了，她亲自送药；有学生扭伤了脚，她亲自护理。学生们都说，与韩老师在一起，感受到的是永恒的春天。2013年，她从漯河职业技术学院退休，每年教师节，都会收到学生送来的祝福和鲜花。

退休后，韩慧珺不计名利，多方奔走，举办各种展览，开展艺术交流活动，举办公益美术讲座，带领画家走进学校、农村、企业义写义画。为宣传漯河，连续几年，每年举办一届“大美漯河—漯河画家画漯河美展”；为助力环保攻坚，她举办了三届漯河市环保杯美术作品大赛。她带头每年为慈善活动捐赠一幅作品，每年举办一届“善行漯河—漯河市慈善书画大赛”，至今已举办三届。为加强艺术交流，提升漯河知名度，自2008年以来，市美术家协会分别承接了河南省“挥彩中原”百名油画家走进漯河采风写生和展览活动、省“美丽中原小幅油画作品展”巡展、“河南省第十四届中国画优秀作品展”、“河南省优秀青年美术作品展”等。为了培养和推出美术新秀，她策划成立了国画艺委会、油画艺委会，至今已经举办了三届中国画展览和三届油画展览，从中发现人才，培养新人，为繁荣美术创作储备力量。

一支画笔画出了一幅幅佳作，也把韩慧珺的生活涂抹得五彩缤纷。她说：“我忘不了画笔，忘不了画布，它们像魅力无穷的精灵，吸引着我，使我经常处于忘我的境界。在绘画创作路上，我希望我能走得更远，画出更多好作品。也希望与漯河的画友继续携手同行，共同开创漯河美术事业更加美好的明天。”



韩慧珺油画作品《秋天的小山村》。



母亲的家教

■李增昂

小时候，父亲在外工作，不识字母亲负责管教我们。母亲对子女的言传身教，让我们懂得了很多做人的道理。

那是小学生快乐的暑假时光，几乎没有暑假作业的我，整个假期里的主要任务是放好家里的几只羊。村北幸福渠上羊在自由地吃草，我们几个皮肤黝黑的顽童变着花样玩，不知谁出了个点子说玩点刺激的，赌起了硬币，也就是一分二分五分的硬币，每人衣兜里多的十个二十个，谁知一发而不可收，羊吃饱自己跑回家了我们还不知道。母亲见羊回人未回，担心出事去找时，我们还趴在树荫下赌兴正浓。看见母亲气得瞪大了眼睛，我知道坏了。回到家里，窝着火的母亲把五个子女叫齐后，“啪啪”几掌打在我的屁股上，我疼得哭了，母亲也伤心地哭了。

母亲出生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那时还是殷实的农家。她的母亲因病去世后，她的父亲染上了赌瘾，那时，她在睡梦中常被“哐哐”的踹墙声惊醒，那是赌徒催促的信号。她和两个妹妹常常抱着父亲的腿不放。夜深人静时，年幼的她和两个妹妹常常被父亲反锁在房中。有时，父亲出去赌几天几夜不回家，闺女病了都找不着人，就这样，母亲的两个小妹妹相继夭折。再后来，所有家产都赌输了，老人也郁郁而终。后来，母亲在左邻右舍的帮衬下艰难地长大成人，出嫁时，借了一件红棉袄，嫁到了我的父亲家。



中原大讲堂·沙澧讲堂活动预告

生命教育是一种全人教育，它涵盖了人从出生到死亡的整个过程和这一过程中所涉及的各个方面，既关乎人的生存与生活，也关乎人的成长与发展，更关乎人的本性价值。

2018年9月14日上午9点，由漯河市社科联和漯河日报社联合举办的中原大

讲堂·沙澧讲堂，将在召陵区召陵镇实验小学举办，特邀召陵镇实验小学校长郭琳凤，以《生命教育——为学生的幸福人生奠基，为家长的美好生活添彩》为主题，讲述生命教育的核心概念、内涵和意义。

欢迎参加。全公益，全免费。



夏风草木熏

■安小悠

夏日时节，不止有“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的怦然心动，许多光景都会让人心生欢喜。比如清晨，野花酿出晶莹的露珠，蝴蝶睁开惺忪的睡眼浅尝一口。午后阳光穿透山林，林间的绿意便更加清雅通透。傍晚时分，榴花掌灯，萤火虫和金龟子飞来飞去，知了破土悄悄爬上树梢。到了夜晚，星月浅淡，夜风徐徐吹来，人在星、月和风的共同抚慰之下，从骨子里生出诗意，那简直就是一天中最惬意的时刻了。

澧河南岸有一处无名小亭，那亭古色古香，因有连廊与岸衔接，小亭便得以往河流延伸，从远处看，由于视觉上的偏差，那亭子如同立在河水中，于是我便叫它河心亭了。我曾在知乎上看过一句话：“何为古今最浪漫之事？惟湖心亭看雪。”我虽未曾去过湖心亭，但那“天与云、与山、与水，上下一白”的绝妙雪景，我却在冬日的河心亭目睹过。而在夏日，与湖心亭看雪的浪漫相媲，在河心亭吹风，亦有过之而无不及。

近水楼台之故，我便常常在河心亭吹风。夏风是藏在一个袋子里的，被仙童掌管着，只有当夕阳完全被暮色替代，仙童得到风神指示，才敢慢慢解开袋子，让风徐徐而来。于是，耳边的碎发便开始在脸颊轻轻摩挲，微微痒，却是极舒适的。不多久，四周皆能感知到风意了。连廊两侧的芦苇，郁郁青青，大有将湖心亭围包之势。我背靠着河心亭，聆听着夏风与芦苇的絮语，像是低吟年少时最朦胧的情诗，怕人听见，又怕人听不见。

河岸上古老的白杨树，深藏了我多年的秘密，它枝干粗壮，树冠稠密如彤云怒放，只有风大些，才能吹动它的枝叶，那“哗啦哗啦”的声响，如同翻阅时光的书籍，或者光阴的信件。我凝望良久，越凝望，便越发觉自己的渺小，有时竟生出泪来，抬起头，风吹进眼里，那泪水也成了——注河，晃动着河水的褶皱和涟漪。不时有三三两两的行人从旁路过，他们有时也会到河心亭上，但大都只是稍作停留，感慨下夜色撩人。也有静坐良久的，身上披着浓得化不开的心事。而心无旁骛倚亭吹风之人，只有我。

二

阳台朝南，入了夏，傍晚时分我喜欢坐在阳台上吹风。风是微凉的，却又带季节的

暖意，从窗户缝里溜进来，吹到人身上格外舒适，又由于阳台上栀子和茉莉花开正好，那风又是带着香味的。这一缕又一缕的风，如岁月的拂尘一般，吹走了白天在尘世中沾染的灰尘和疲惫，烦恼也似隐去了。

鲜衣怒马的青春岁月流走，而立之年以后的我们渐渐变得恬淡。工作和生活都有了固定的轨道，我们不再有过多的精力去尝试轨道以外的领域。大多数日子都在复制，千篇一律后便是麻痹。只有风吹着我的时候，我才能感觉到我的存在，不被任何事物束缚，不被赋予任何角色，也不隶属于任何标准，生命回到最初的状态。叔本华有言：“生命是一团欲望，欲望不能满足便痛苦，欲望满足了便无聊，人生就是在痛苦和无聊之间摇摆。”

夏风轻轻吹过，这团欲望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只留一地微微晃动的逃离光影。我便尽情地享受这风了，这来自河面、山峦或者季节深处的风，这自由的风。不听摇滚很多年，那一刻却想起了许巍的《像风一样自由》，当旋律奏响，我似乎听见了青春最后的呐喊，在心中千军万马奔腾呼啸，表面却已不露声色。青春是风啊，只能感受，哪能留住呢？

有时洗完澡，我站在阳台上，风拂过我的汗毛，如同掠过一片青黄的草地，裙衫猎猎，轻薄的棉质布料贴在身上，我觉得我要飞起来了。有时我在书桌前，书是摊开的，我的心思却不在书上，风进来检阅，将书往后翻了几页。有时我躺在床上，听风铃发出清脆的声响，连晾衣架上的金属衣架也相互碰撞生成一种自然的乐调，它似乎是在呼唤着我，所以才弄出这些声响。我干脆起身，走到阳台上，伸开双臂，将它拥在怀抱之中。

和好友微信闲聊，互道晚安之后，我又叮嘱她，“今晚风正好，睡时在窗户上留下缝隙，让风进来”。她回，“我在一楼，感觉不到”。她住丁湾，我平素极羡慕她的小院子，那院子是城市荒漠中最后的绿洲，我把它看成是我无所皈依时的收留之地。那一刻，听她如此说，我不禁莞尔，与之相比，这夏日里的一缕风，竟成了我住在七楼的特别馈赠了。

心灵漫笔